

在 白雲里 騰飛

廣州市白雲區文化局
廣州市白雲區文聯

編輯出版

在白云里腾飞

广州市白云区文化局
文联编辑出版

1991.7

目 录

栗培安

1 星运高照

——“中国乡镇百星”石井镇纪事

肖万成 马 加

10 “江高人”的路

——记“江高体系”

林穗屏

19 “恒宝”之光

——恒宝工业公司的创业道路

劳赛班

34 无私奉献的卫士

——记矿泉街派出所的公安干警

阮志远

46 流水有情

——记嘉禾水产科学研究所

王坚辉

52 穗郊巡礼三章

陈燕霞

62 花城有“西城”

——记西城大酒店

阮志远

72 留得肝胆照人间

——追记革命烈士谢金来

王永海

79 抛一片真诚

——外经工作纪事

黄 虹

91 烛 光

——记共产党员陈耀汉

肖万成

101 雷锋精神在这里闪光

——记女青年徐育红

陈魏忠

107 一片冰心在玉壶

——记白云区教育系统侨联会主席李凤莹

编 者

115 后 记

栗培安

星运高照

——“中国乡镇百星”石井镇纪事

星运

星，天文学上指宇宙中发光或反射的天体。

1990年10月，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，在“中国乡镇百星”评选中，以它璀璨夺目的光辉，荣登星座，成为一颗崭新的时代之星，同其它99枚星一齐升起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。

喜讯飞来，南国振奋！羊城振奋！白云振奋！

中国乡镇知多少？中国乡镇计有99,200多座。在这99,200多之中摘取殊荣，石井人雀跃欢呼：星运高照。

星运——星运！冥冥中真有命运之神灵主宰么？

古希腊神话这样告诉人们：命运由三位女神司掌，她们的总称叫墨依拉。这三姐妹手持纺锤和剪刀，纺织和剪裁人类寿

命的长短与凶吉祸福。谁若是违抗命运之神的意志，谁就要遭到严厉的惩罚。

而中国思想家的先驱孟轲告诫后人：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

今日的“石井人”，更相信掌握命运的是人自己！

当鲜花簇拥，美酒高举的时候，“石井人”进行过深沉的反思——

10年前，石井，这个历史悠久的古镇，同它身边流淌的石井河一样，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，缓慢而又疲惫地迎送日落日出；石井圩依旧泥泞、渍湿，石井的村落依旧低矮、狭隘，道光年间造就的石井桥也依旧在炫耀它“能通驷马车，好进仙人履”的陈年风姿，“石井人”则依旧在古老的榕树下，憧憬那个美丽的景象出现——他们希望某一天夕阳西下时，在石井河与小北江的交汇处，遇见云蒸霞蔚，江中红光潋滟，有仙山琼阁飞来其中——那将有吉祥与幸福降临——他们期待，一代接一代地期待……

这由自然现象形成的一景一石门返照，据说，全石井镇唯有鸦岗村一位古稀老人，在民国年间奇遇一次。但他依然贫穷。

历史，不能总是背负沉重；历史，必有闪光的时刻。1978年，春风终于复苏神州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，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幸运！

“石井人”独具慧眼，他们瞅准了这乾坤扭转的关键，不再犹豫，不再徘徊，放开了手脚，解放了思想——大干！

干，走一条前人未走的路：土地责任承包，鸡、鸭、猪、牛、羊专业户放养，村中办起企业，镇里搞起外向型经

济……八仙过海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石井乱了套。几多人担忧。几多人叹息。几多人反对。几多人观望。

10年光阴荏苒，10年含辛茹苦，10年历尽风险，10年星运降临——石井，终于走出一条具有石井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路。

今日的石井，仿佛穿越过时间隧道，它发生了惊人的变化。去槎龙、庆丰、小坪、红星、潯心、龙湖等村落去看看，那里有现代化文明生产的工厂、花园式学校，度假村般的村民住宅群，还有在水泥村干道上奔驰的集装箱车、小霸王、本田……石井的确在流光溢彩，石井的确若一枚让人炫目的星辰，在石井河畔闪烁。

“石井人”尝试过了。“石井人”变得更聪明，更干练。他们会紧紧把握住当顶高照的星运。

魅 力

太阳星的魅力在于光明、炽烈。

月星的魅力在于皎洁、温柔。

北斗星的魅力在于让人永不迷失。

中国乡镇百颗星的魅力在于开拓前进。

石井如何开拓？它首先瞄准一个中心——经济建设。

乡镇经济的基础是农业。

说到农业，是个老而又老的话题。

中国是个农业国，早在久远的石器时代，我们的祖先就会种粟。在西安半坡村挖掘出来的古居民遗址内，发现存有整陶罐的粟。那个时期，墓葬中的殉葬物也是一陶罐粟。根

据甲骨之记载，殷时的农作物生产就十分丰富，有禾、麦、黍、稷、稻。

中国人会种田。中国人有宝贵的种田经验。可惜，又正是这些宝贵经验，让中国人变得保守、自闭。

当西方的洋人掀起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风潮时，我们的农民还没有甩掉西周始用的牛犁。于是，洋人用成本并不高的机器，换走我们成吨成船的大米、水果，蔬菜、禽蛋。洋人眼看地富裕。而贫穷总是不死不活地缠住我们。

在80年代，石井人完全省悟了：农业要创新路！要深化改革！

一套闻所未闻的新词、新招脱颖而出：

调整生产布局；

创造商品型、服务型、创汇型农业；

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和劳动生产力。

什么叫调整生产布局？就是将原来承包到户的土地，作适当调整，使农作物能够连面种植，形成环境的良性循环。

什么叫创造商品型、服务型、创汇型农业？就是采用科学技术，解放生产力，使农产品达到优质、高产、多品种。

祖辈开出的田野，在这一代石井人手中变了，那连面种植的蔗田、菜畦、果林和统一规划的鱼塘、畜场，铺天盖地，层层碧涛，披红挂紫，点点银光，片片斑斓，是艺术，是画卷，是神奇。

这些优质、高产、品种丰富的农产品均衡上市、源源出口，换来了令人羡慕的经济效益。

石井人对农业的新设计，新构想，正面对世界一步步展

现出迷人的风姿。

一只手抓住了农业，另一只手就紧紧地抓住乡镇企业。这或许是海洋上吹来的信息，使石井人更早一点地觉悟到：农村经济不可或缺一根支柱——乡镇企业。

乡镇企业，新生的事业。乡镇企业，在我们这块辽阔的黄土地上，如雨后春笋。

竞争，是乡镇企业的生命。

竞争，石井水泥，誉贯神州，名列部优产品；石井虎头牌打气筒，畅销东南亚，市场供不应求；石井白糖如雪似霜，出口香港，新加坡；石井纸张质地柔韧，买家争购……

以产品质量求生存，石井先胜一筹。

在发展外向型企业中找出路，石井又赢一棋：当“六四”风波之时，他们坚信天不会塌，地不会陷，五月初五，龙舟照划，八月中秋，花灯照赏。许多外商这样讲：石井人能办实事，石井投资环境好，在石井投资办企业我们信得过。

就这样，石井有了鞋城、衣城、工业开发区，有了橡胶制品、包装材料、化纤纺织原料、运动器械，有了一大批欣欣向荣的中外合资企业。

石井，就这般开拓，不停开拓。

石井，就这般走向富裕，走向美好。

石井镇长黄丽涛，用了一种很朴素的语言来解释这开拓，他说：共产党打天下，就是要让广大群众得温饱，得小康，得富裕。

看家宝

不管从前现在，无论东方西方，凡名门旺业，必有一套

看家本事，或曰：看家宝。

观当代看家宝几种：

日本松下电器——自来水精神（方便）。

美国西尔斯集团——顾客至上。

希腊船王——星期日航行。

香港金利来领带——男人的世界。

石井也有看家宝贝——始终坚持集体承包企业，不断壮大集体经济。

从70年代末期始，承包之风曾一时风靡全国各地：工厂承包，商店承包，学校承包，医院承包……英雄、舜种、君子、小人，一齐裹入改革的大潮。

承包，无疑是促使经济发展的一项成功措施。

但是，承包不是万验灵方。在珠江三角洲，在华南，在全国，不少地方都吃过这种苦头：承包者往往见利就搞，无利就跑，或者，取掠夺性经营方式，其结果是肥了和尚，破了庙。

在石井，个别村也有过沉重的教训，集体经济上不去，村庄还是穷困，村民们时常还要遭到摊派。石井人将这样的村子称为“空壳村”。

大多数“石井人”绕过了这个弯弯，他们在搞承包这一着上，显出了另一种风采。

在庆丰村，有个党支部书记叫梁家贤，他带领全体村民，在村内办起了羽毛厂、线材厂、兔毛厂……那一个个办得红红火火的企业，实在叫人眼热。

有些外地人跑到庆丰缠住王家贤，说是要与他合股承包工厂。梁家贤当即回答：干部不能搞个人经营。外地人不死

心，搬出个花样：你自己不方便，可以挂儿子的名。梁家贤又告诉那些人：我的目的不是搞个人发财，而是要和群众一起创业，共同致富。还有个包工头想拉王家贤，借探病机会，一次就送去港币四千多元。梁家贤拒绝道：你们这样做，不是关心我，而是害了我。

党支部书记风范在先，庆丰村一班村干部效尤其后，庆丰村民人心愈发抱团，庆丰村的企业愈办愈兴盛。

庆丰成了石井的首富。

龙湖村还有个农机站长叫黄富全，在私人运输搞得热火朝天、赚钱发财的时候，他终不动心，坚持走集体承包的路。经过几年艰苦创业，一个原先只有6台机动车，9名职工的小摊子，如今变成了一家有大小车辆46台，职工97人的大集体。这个大集体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，除了货运，客运，还增设了汽车修理，摩托车培训，汽车零件门市部……集体家档越聚越厚。

龙湖农机站又成了石井一富家。

锅里有了，碗里才有。绝大多数石井镇的共产党员们、镇民们记住了这个朴素的哲理。

坚持集体承包，实践证明他们成功了。他们获得了财富，获得财富以外的升华……

石井的经济日益繁荣。石井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样日益发达。

在教育战线：崭新的中、小学校舍一幢幢拔地而起，与农家新宅媲美，儿童入学率达99.8%，文盲帽子，被收藏进历史的口袋。

在科技战线：一支拥有3000人马的科技队伍，遍布了全

镇，形成一个极有效率的科技网络，镇的科学技术中心，是编织这个网络的一柄金梭。

在卫生战线：农民正在摆脱千百年医疗无保障的困扰，医疗保险制度给95%的庄户人家带来了福音。

在文化战线：镇的文化中心和村文化室，象一块大的和若干块小的磁场，吸引着男女老少，入夜，那里灯光明灿，歌声飞扬，舞影翩跹，棋逢对手，读书阅报者们又自有一番优雅洒脱，替代了往昔的赌博、斗殴和封建迷信活动。石井镇文化站被评为省先进文化站。

做文明人，已溶入石井人的自觉意识。文明户、文明巷、文明村，数以千百计。春播秋获，石井被广州市评为文明镇。

(91) 1号文

1月，岭南早春将一个信息，传到石井的千家万户。这个信息，就是石井镇党委印发的(91)1号文——《为石井之星增辉 积极奉献在岗位》。

当电台、电视台、报社的记者蜂涌而至，在石井采访、拍照、录音、录像的时候，“石井人”显出来分外地冷静：宇宙间的星，当滑出轨道的时候，就会坠落。

事物没有永恒。

回顾，有理由自豪。石井朝着现代文明迈进了一大步——石井的每一条村，通上了水泥路；每一户居民，安上了自来水；村村办起了幼儿园、托儿所、医疗点；村民们逐步开始享受退勤、医疗、保险多项公共福利；一部分村民的子女，还可以免费上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。石井镇的镇民，开始

了老有所养、幼有所教，病有所医、人有所乐的新生活。一个理想之中的社会环境，正在石井孕育出雏形。

但是，石井并非玉无瑕疵，踩过的道路上，也有薄弱的足迹……公元1990年的日历已经翻过去，在1991年，“石井人”该当思考明天，思考未来。

岭南春早，（91）1号文《为石井之星增辉、积极奉献在岗位》比春天的脚步迈开更早，它已让石井镇工、青、妇，宣传、文化、科技、教育各条战线动员起来，让全体居民、村民行动起来，为“中国乡镇百星”再添奇光异彩。

蓝图早已绘好。5年之后，石井镇经济计划发展的指标是：

农业收入：1亿7722万元；

工业收入：11亿6412万元；

工农业总收入：13亿4134万元；

人均所得：5,278元。

数字很繁琐。数字也很鼓舞人心。

数字似乎在告诉我们：石井这颗星今日刚刚升起，明夜方是星光灿烂时。

肖万成 马 加

“江高人”的路

——记“江高体系”

发源于从化县的全长200多公里 的 流溪河水，流到这里也几近强弩之末了，河水缓缓淌过漠漠的原野、车流如梭的集镇。两岸，轻风细柳，大道纵横。新楼旧舍，错落其间。秀林翠竹之中，栏舍掩映，鸭唱鸡鸣——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喧嚣的小城，一个近10万人口的重镇。勤劳的“江高人”就在这里生息、繁衍、创造。去年，一位参观者来到这里，留下了他睿智的思想火花：“发展商品畜禽业的意义重大，江村，提供了一种哲学的思考。”

奥 妙 何 在

一口近年才开挖的几十亩鱼塘，在种满荔枝、黄皮之类岭南佳果的塘基上，搭上了一间间简易栏舍，上万只良种肉鸡打着翅膀，“咯咯”地叫唤着涌向栏边，

企待着主人的到来。特别逗人喜爱的是那群散满一地的AA鸡，白净白净的羽毛，头上衬着嫩红欲滴的冠顶，乍眼看上去，犹如雪地里点缀着细碎的红花。这边，数千只油光滑亮的鸭子浮游水上，或群集塘边，追逐耍戏，叨毛亮翅。看着这一群群生猛健旺的家禽，年纪40开外、身体壮硕的主人阿钊脑中充满了无限希望。他乐滋滋地吸了几口香烟，然后把长长的烟屁股一丢，拎起大盆大桶的饲料，一勺一勺地往一个个小巧的兜里放，兴致勃勃地喂养他的小宝贝。阿钊把这些小宝贝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，一天到晚离不开它们。他心里想的，眼里看的，手里干的全为这些小宝贝，因为全靠它们生财致富啊！

其实，“江高人”历来有饲养家禽的传统，但是，在那“全国山河一片红”的年代里，农村实行的是“以粮唯一”，农户饲养几只鸡鸭也被说成是“资本主义尾巴”，这小小的“尾巴”也被无情的“刀”砍掉了。在那日子，阿钊们真是水牯牛掉到井里，徒有一身好力气，心里憋着一肚子气！后来，终于柳暗花明，峰回路转，“资本主义尾巴”是不砍了，鸡鸭是可以养了，但遗憾吃的都是“大锅饭”，阿钊们依然无法伸展拳脚。几口之家，一般只能是养三二十只，能养二三百只的，算是凤毛麟角。象如今阿钊这样成千上万地大批量饲养，当年连做梦也不敢奢想。去年，阿钊一甩手投资12万元，养鸡14,000只，水鸭7,200只，蛋鸡4,000只，还种4亩水稻，1亩蔬菜。由于是种养综合经营，夫妻俩口，加上3个临时帮工，年总产值达30多万元，纯利润6万元，收入比“食大锅饭”时增长了六七十倍，这怎不叫阿钊们越干越心雄！全镇饲养家禽的农户如雨后春笋，星罗棋

布。饲养家禽1,000只以上的专业户达2,000多户，其中象阿钊那样饲养10,000只以上的有100多户，达五、六万只的也有好几户。依山傍水而搭起的一排排鳞次栉比的竹棚鸡舍，其阵势之壮观，就宛若旌旗猎猎的梁山水寨。江高镇1990年仅肉鸡上市一项就达400万只，比1983年的30万只增长了10多倍，畜牧水产总值6,700多万元，占全镇农业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，养殖业已成为该镇农业的重要支柱。

短短几年间，养殖业风靡全镇，其规模之大，覆盖速度之快，令人讶嗟不已！昔日的农户是老太太式的养鸡，小打小闹；如今“江高人”是“大兵团”作战，是拥“兵”愈万的“大司令”，究竟奥妙何在？

全新的课题

在80年代初，江高镇党委就设想发挥传统优势，发展“绿色企业”，把畜禽业当作当地的优势产业来开发，于是发动农户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地自我发展。勤劳的“江高人”也冀望多养畜禽，发家致富，可是真难哪！购种苗，进饲料、防疫治病、肉鸡销售……鸡毛蒜皮的事，都要自家去想，自家去干；单家独户的，养也难，卖也难，种种风险困扰着农户，叫人望而生畏！1983年，鸡瘟袭击了该镇的水沥村，数万只鸡倒毙于舍内外，“全军”覆灭。可怜的农户还不敢让人知道，唯恐别人说是自己惹来的鸡瘟闯下的祸，半夜三更蹑手蹑脚地把死鸡埋于野外。真是哑仔食黄连，有苦无路诉！

然而，正是在这时，市场对禽畜产品的需求却潮水般地上涨，广州、外埠和国际3个大市场，就象3个大磁场一样